

# 看見需要 樂在有心

◆ 文／曹汶龍 大林慈濟醫院神經科主任

隨著醫療環境的改變，醫師的處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是因為科技發達，只要打開手機、電腦，就可以輕易取得很多醫療知識，病人或家屬經常拿著網路資料來跟醫師討論病情，甚至堅持某些特殊的治療方法。

但是，醫療知識並不能直接用來治療病人，疾病的診療還是需要專業的醫師來執行，許多特殊病況，是需要醫師以豐富的看診經驗來作判讀與診斷，這就是醫師最珍貴之處。不過現在單憑這一點就要博得病人或家屬的尊重，是越來越不容易了，一位醫師要具備讓人尊重的條件，首先不能有太計較，更要有多一點的慈悲心，以真心陪伴病人，才會得到病患的尊重。其實，現在越來越發覺，當一位醫師到最後所要面對的，絕對不只是醫療技術，醫師除了要會看病、會開刀、會用藥之外，最後還必須去解決病人生命中的問題。

其實，病人的痛苦除了疾病之外，還包括整個家庭彼此之間互動產生的摩擦，疾病末期子女的照護壓力等等，如



果醫師在醫術之外，還能給予心靈輔導，才能真正安撫病人及家屬的心，因為只有醫師講的話是他們最願意聽的，一位能夠安撫人心的醫師，才是真正的「大醫王」。

小時候因家境並不富裕，原本初中畢業時想考師範學校，畢業後就有工作，當老師可以減輕家裡負擔。後來卻因為成績好就讀直升班，在學校師長的期望下，直升高中考大學。原本也沒想到要選醫學院，因高中就讀甲組，而醫學院大多都是丙組，沒想到軍校的醫科考試是歸在甲組，就讀甲組的學生比較佔優勢，竟然順利考上國防醫學院公費生，不需花到家裡的錢，立即能減輕家中的負擔。

雖然走上學醫之路只是環境使然，但學醫之後，看到很多學長或老師輩們，除了行醫之外，也到處兼差。我就下了一個決定，要做一位好醫師，最基本的就是「不要兼差」，所以當我由英國倫敦大學研究所畢業返臺後，就接下三軍總醫院神經科主任，專心教學、行醫。

一九九六年，在花蓮慈院擔任神經科主任的學生想要離開東部，就問我是不是願意到花蓮看看，考慮能不能接下他的職位。那時的我對證嚴上人或對慈濟都不了解，來到了花蓮之後，看到上人那麼瘦小的身體，卻有那麼大的宏願，好不容易把醫院蓋在花蓮，但醫生卻經常來來去去，正好那時我已經可以退役離開軍中，就發願到花蓮幫上人在慈濟醫院建立一個神經醫療團隊，同時持續教學，把自己精彩的個案與學生分享，教學生如何看病、如何跟家屬變成好朋友般的醫病關係，這就是一種傳承。

多年來，那裡需要我就往那裡走，而在慈濟，到處都有需要我們的地方，

只要有心，就可以看得到需要，接下任務，做我們該做的事。

二〇〇二年，因大林慈院神經科團隊需要協助扶持，我就帶著當時花蓮最資淺的主治醫師傅進華一起來到大林，慢慢將大林慈院神經科團隊穩固，一年後又回到花蓮。當時心想，花蓮可以看山看水，身邊有老父母要照顧，有學生可以教，還可以去關山、玉里慈院看看診，就此終老。沒想到四年前，大林慈院神經科又需要協助，因此我又找了當時已轉調臺中慈院的傅進華醫師又再一次一起回到大林，接下神經科主任一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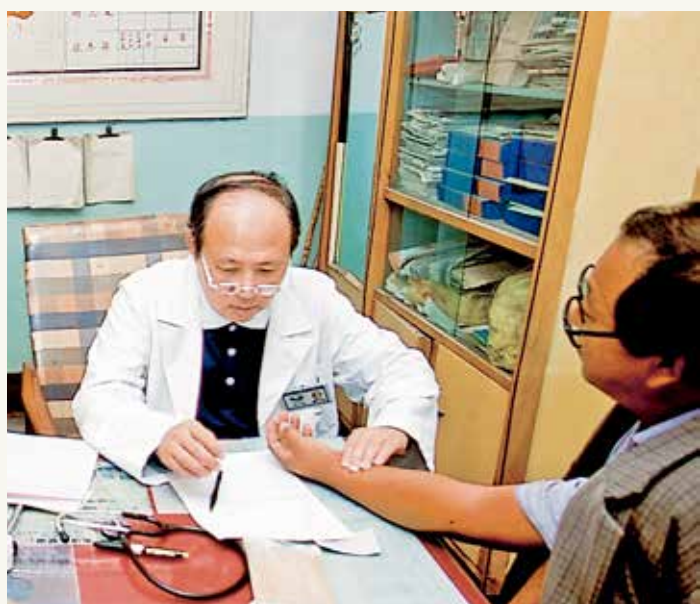
第二次回到大林慈院這四年的期間，



神經內科曹汶龍主任在二〇一一年重返大林慈院，開始投入失智老人照護。攝影／江珮如

除了將科內狀況穩定下來外，也看到了嘉義地區老人失智的問題，不只是醫師在醫院幫他做個檢查、給他藥吃就可以解決問題的，為此成立了失智症中心，在簡守信院長及賴寧生院長的支持下，有了人力及空間，三年來持續下鄉推展，得到很大的迴響，老人家的臉上出現了笑容，家屬也感到欣慰。

近來努力在社區奔走，有時回到家倒頭就睡，身體的疲乏是必然的，但是到了第二天，事情來了還是會生龍活虎去做，因為從別人身上感受到善與美，看到鄉村老人家的喜悅，心中也充滿很多美善的迴響，這就是讓我一直走下去的動力啊！🌱



二〇〇一年九月，在花蓮慈濟醫院任職的曹汶龍醫師到內蒙古義診。攝影／顏霖沼



大林慈院失智症中心舉辦病友會，曹汶龍主任（右一）也與病友及家屬一起做環保。攝影／黃小娟